

汉维否定算子及其对应表达

伊卜拉伊木·马木提

新疆农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与艺术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9日

摘要

本文以现代汉语和现代维吾尔语为研究对象, 采用对比语言学与形式语义学相结合的方法, 从“焦点敏感算子”(focus-sensitive operator)这一理论视角出发, 在明确界定焦点与预设概念的基础上, 系统地分析和比较了两种语言中否定算子的类型、功能及其焦点关联机制。文章首先梳理了汉语否定算子“不”“没(有)”等的语义分布和焦点属性, 指出其焦点关联主要依赖语序与虚词的协同配置; 接着, 重点考察了维吾尔语否定算子“emes”“joq”及否定词缀“-mA”的焦点功能, 指出三者分别承担命题否定、存在否定和动词否定等功能, 其焦点关联体现为形态标记与语序的互动。在分析层面, 本文引入否定辖域(scope)与三分结构(operator-restrictor-nuclear scope)等形式化概念, 对否定算子与焦点成分的结构关系进行图示化表征, 以超越单纯的现象描述。最后, 文章从焦点标记手段、否定辖域和句法分布三个维度对汉维否定算子进行了系统对比。研究认为, 两种语言的否定算子均具有焦点敏感性, 但在焦点关联机制和实现方式上存在显著的类型学差异: 汉语主要依赖语序和虚词, 而维吾尔语更依赖形态和语序的协同作用。这一差异既反映了孤立语与黏着语在信息结构编码上的类型学分野, 也为焦点敏感算子的跨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关键词

否定算子, 焦点敏感算子, 焦点, 预设, 否定辖域, 汉维对比

Chinese and Uyghur Negation Operator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Expressions

Ibrahim Mamut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Art,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September 10, 2026; accepted: October 19,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9,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Modern Chinese and Modern Uyghur as research objects, adopting an integrated

文章引用: 伊卜拉伊木·马木提. 汉维否定算子及其对应表达[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0): 653-660.

DOI: 10.12677/ml.2026.14101038

approach of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d formal semantics.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focus-sensitive operators”, and based on an explicit definition of focus and presupposition,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types, functions, and focus-association mechanisms of negative operators in the two languages. The paper first examines the semantic distribution and focal properties of Chinese negative operators such as “bu” and “mei (you)”, arguing that their focus association primarily relies on the coordinated configuration of word order and function words. It then investigates the focal functions of Uyghur negative operators “emes”, “joq”, and the negative suffix “-mA”, demonstrating that they respectively perform propositional negation, existential negation, and verbal negation, with their focus association manifeste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orphological marking and word order. At the analytical level, this paper introduces formal concepts such as scope of negation and tripartite structure (operator-restrictor-nuclear scope) to provide di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operators and focal constituents, thereby moving beyond mere 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 Finally,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Chinese and Uyghur negative operators along three dimensions: focal marking strategies, scope of negation, and syntactic distribution. The study argues that negative operators in both languages are focus-sensitive, yet they exhibit significant typological differences in focus association mechanisms and realization patterns: Chinese relies primarily on word order and function words, whereas Uyghur depends more on the interplay of morphology and word order. This difference reflects the typological divergence in information-structure encoding between isolating and agglutinative languages, and provid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cross-linguistic research on focus-sensitive operators.

Keywords

Negative Operator, Focus-Sensitive Operator, Focus, Presupposition, Scope of Negation, Chinese-Uyghur Contras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否定是人类语言的普遍范畴，否定算子与焦点的关联是形式语义学与功能语言学共同关注的核心课题。本文采纳 Rooth (1992) 选项语义学与 Krifka (1992) 结构化意义框架相结合的焦点观[1][2]：焦点(focus)是说话人通过韵律、形态或句法手段标记的、相对于一组语境可及选项(alternatives)而被凸显的信息成分；预设(presupposition)则是焦点结构所触发的、为交际双方所共有的背景命题，即焦点成分的替换选项中至少有一个使命题为真。否定算子作为典型的焦点敏感算子，其否定辖域(scope)内的焦点成分决定了否定的语义解释：否定仅针对焦点值及其选项，而预设部分在否定下保持恒定。以汉语“他不是昨天去的北京”为例，否定算子“不是”的辖域内焦点为“昨天”，该句预设“他在某个时间去了北京”，否定仅断言“去北京的时间不是昨天”；若焦点转移至“北京”，则预设变为“他昨天去了某个地方”，否定断言“所去之地不是北京”。这种焦点-预设的互动构成了本文分析的理论基石。

1.1. 汉语否定与焦点研究

汉语方面，吕叔湘(1980)较早系统描写了“不”“没(有)”等否定词的分布与功能[3]，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词汇-语义基础。沈家煊(1999)从标记理论出发揭示了肯定与否定之间的不对称性，指出否定句相对于肯定句是有标记项，否定总是先预设一个相应的肯定命题[4]。石毓智(2001)进一步论证了否定词语的

语义强度与否定辖域的对应关系。焦点理论引入后,徐烈炯、潘海华(2005)系统探讨了焦点敏感算子的语义机制,玄玥(2002)对焦点问题作了全面综述,丁剑仪(2024)、葛宏伟(2008)等则直接考察了否定句中的焦点关联,表明汉语否定词具有典型的焦点敏感属性。这一“否定预设肯定”的洞见与本文所采纳的焦点预设观高度契合:沈家煊从语用标记角度论证的否定预设性,在形式语义学框架下可精确刻画为焦点结构中预设部分在否定算子下的恒定性。石毓智(2001)进一步论证了否定词语的语义强度与否定辖域的对应关系[5],其对否定辖域的关注为本文引入形式化辖域概念提供了国内研究的先行参照。

焦点理论引入后,徐烈炯、潘海华(2005)系统探讨了焦点敏感算子的语义机制,提出焦点的三分结构分析框架,将焦点敏感算子的语义表征为“算子-限定域-核心域”(operator-restrictor-nuclear scope)的三分结构[1]。本文继承这一分析框架,并将其具体应用于否定算子的跨语言对比:在三分结构中,否定算子对应算子位置,预设部分对应限定域,焦点断言对应核心域。与徐烈炯、潘海华主要聚焦汉语普通话不同,本文将该框架延伸至维吾尔语这一黏着语,检验三分结构在形态丰富语言中的适用性。玄玥(2002)对焦点问题作了全面综述[6];丁剑仪(2024)、葛宏伟(2008)等则直接考察了否定句中的焦点关联[7][8],表明汉语否定词具有典型的焦点敏感属性。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汉语否定算子的焦点关联机制与维吾尔语进行系统对比,以揭示类型学差异。

1.2. 维吾尔语否定与焦点研究

维吾尔语方面,哈密提·铁木尔(1987)的语法专著为否定形态研究奠定了基础[9]。力提甫·托乎提(2011, 2012)在生成语法框架下论证了否定词缀“-mA”可构成否定短语(NegP),并系统讨论了其否定范围与否定焦点[10][1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力提甫·托乎提(2011)在最简方案框架下对“-mA”否定范围的分析,包括无标记否定结构、音强对否定范围的缩小或转移、否定焦点的选定等问题[11],与本文从焦点敏感算子视角的分析形成直接对话:力提甫·托乎提从句法结构层面论证了否定短语的中心语地位,本文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语义-语用界面揭示否定短语中心语的焦点敏感属性,将句法上的否定范围与语义上的焦点关联统一起来。力提甫·托乎提(2012)的《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在生成句法理论框架下系统描写了维吾尔语的否定语缀句法属性,含“否定短语”专节[10],为本文的句法分析提供了权威参考。

易坤琇(1988)、徐江、许萍(2013)分别对“joq”及否定构词语素的意义和用法作了细致分析,其中徐江、许萍(2013)明确论证“joq”是特殊形容词而非否定副词,并从多个维度刻画了其用法特征[12][13]。再娜甫·尼牙孜(1992)探讨了“emes”的词类归属及其功能[14];吐尔逊·卡得、袁生武(2017)从韵律角度考察了否定句的消歧手段[15]。上述成果从词法、句法和韵律层面较全面地刻画了维吾尔语否定系统。

近年来,生成语法框架下的维吾尔语研究持续深化。除力提甫·托乎提的系列工作外,学界对阿尔泰语系语言生成句法研究的理论反思也为维吾尔语否定结构的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特别是对功能成分中心语地位的确认,使否定词缀的句法分析更加精密[16]。在汉维对比方面,郭艳婷(2021)对汉维双重否定句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维吾尔语双重否定多通过否定词与动词否定形式的叠加实现,与汉语形式存在差异[17]。然而,近年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形式对应和句法描写,尚未从焦点敏感算子的视角对维吾尔语否定算子的焦点功能进行系统的语义-语用分析,这正是本文力图推进的方向。

1.3. 对比研究与本文定位

对比研究方面,曹春梅(2005)、闫新红(2006)、石甜甜(2018)等从否定词词性、句法分布及双重否定等角度比较了汉维否定的异同,认为汉语以词汇手段为主,维吾尔语则以词汇与形态手段互补[18]-[20]。然而,既有成果多着眼于形式对应,鲜有从“否定焦点算子”视角出发、对汉维否定算子的焦点功能进

行系统对比的专门研究。

本文即立足于这一研究缺口，围绕汉语否定算子、维吾尔语否定算子“emes”“joq”及“-mA”的焦点功能及其对应关系展开探讨。与既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理论框架上，明确引入焦点－预设的形式化定义和否定辖域、三分结构等分析工具，将否定算子的焦点关联从直觉描述提升为可形式化表征的语义运算；第二，在文献对话上，将汉维各自的否定研究纳入统一的焦点敏感算子理论框架，与徐烈炯、潘海华的焦点三分结构、沈家煊的否定标记论以及力提甫·托乎提的否定短语假说进行直接对话，明确本文的继承与发展；第三，在类型学视野上，通过孤立语(汉语)与黏着语(维吾尔语)的系统对比，揭示焦点敏感算子在不同形态类型语言中的编码差异，为普遍语法框架下的信息结构研究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参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ypes and functions of Chinese and Uyghur negative operators

表 1. 汉维否定算子类型与功能对比

维度	汉语	维吾尔语
主要否定算子	“不”“没(有)”	“emes”“joq”“-mA”
否定类型	命题否定、体否定	命题否定、存在否定、动词否定
焦点标记手段	语序、虚词、韵律	形态词缀、语序、韵律
焦点关联机制	算子前置 + 焦点居后	词缀附着 + 焦点位置灵活

2. 汉语否定算子

汉语中否定范畴也是与焦点紧密相联，否定词除了否定全句以外，有可能只否定句中的某个成分，而被否定的成分往往也是焦点成分。因为否定成分的句法位置不同，对句子的理解也有所不同。

- (1) OT. a. 侯亮平不相信这是车祸。
TT. a. xow lijaŋpiŋniŋ bu qetimqi fiadisige ifengysi kel~~mi~~di.
(周梅森《人民的名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 年，伊丽达娜·阿不都热依木译)
- (2) OT. b. 侯亮平相信这~~不是~~车祸。
TT. b. xow lijaŋpiŋniŋ bu qetimqisiŋiŋ mafina fiadisi ~~emes~~likige ifinetti.
(笔者翻译)
- (3) OT. c. ~~不是~~侯亮平相信这是车祸。
TT. c. bu qetimqisiŋiŋ mafina fiadisi ikenlikige xow lijaŋpiŋniŋ ifen~~me~~ytti.
(笔者翻译)

例(1)OT. a 所否定的成分是“相信”，其意思是“就侯亮平不相信，可能是其他人相信”。例(1)OT. b 所否定的成分是“车祸”，其意思是“侯亮平相信这不是车祸，而是其他事件”，例(1)OT. c 所否定的成分是“侯亮平”，其意思是“不是侯亮平不相信，而是很可能其他人也可能不相信”。因此否定词所否定的成分不同，给出的预设也会相应改变。

上述汉语例句的表述方式是不同的：因为汉语的 a 例句中“相信”是处于否定词“不”的管辖范围之内，所以成为焦点成分是正常的。而对应的维吾尔语例句中，“相信”(ifennmek)则以肯定形式翻译，在汉语句子中“相信”作为焦点，其准确的翻译为：

- (4) OT. a. 侯亮平不相信这是车祸。

TT. a. xow lijanpinin bu qetimqi hadisige iſen~~me~~etti.

通过比较可知，在汉语句子中，有如下逻辑意义：

预设：其他人可能相信，而且是侯亮平不相信 X；

焦点：X 不是车祸。

这一“预设一焦点”也是例(4) TT 中的维吾尔语译句所有的，它们都预设某人不相信 X。在例(1) OT. b 和 OT. c 强调的对象不一样。

这一焦点命题可以进一步演算为：在谈论的范围内，除了侯亮平以外的其他人很可能相信这是车祸。这些例句的维吾尔语应译为通过不同的否定方式实现，而且其凸显的焦点范围与汉语有所不同。

在汉语中由否定词“别、没、不”等担任非独立的焦点强迫形式，它们指向所要否定的成分，使后者成为可能焦点成分。前面已经证明它们是焦点算子，因为在否定测试中没有否定原句，称之为否定性焦点算子，例如：

(5) 原句：侯亮平后天去北京。

xow lijanping egynlykke bejdziſka baridu.

甲：侯亮平后天~~别~~去北京。

xow lijanping egynlykke bejdziſka bar~~misun~~.

乙：不，侯亮平后天~~要~~去北京。

jaq, xow lijanping egynlykke bejdziſka barsun.

这些否定算子是分层次的(大致分为三层)。因此，有以下这些套叠用法，例如：

(6) a. 你~~不是~~没用功。

a. siz kyſ serp qil~~maj~~ qal~~midin~~iz.

b. 你不是~~不~~用功。

b. siz kyſ serp qil~~midin~~z ~~emes~~.

c. 你别~~不~~用功。

c. siz kyſ serp qil~~maj~~ qal~~man~~

d. 我没~~不~~用功。

d. siz kyſ serp qil~~maj~~ qal~~midin~~iz.

它们其中“不是”表示认知情态的判断，“没”表示过去时，“不”只是表示对事件意义的反转，“别”比较特殊，兼表情态与时态意义，即道义情态的命令和未来时，既不受“不是”的约束，也不约束“没”。否定算子的套叠实际上是“融合”。

(7) OT. 您~~别~~明天来。

TT. sili ~~ete~~ kel~~misile~~. (silining kelidixan waqtliri ~~ete~~ ~~emes~~.)

(8) OT. 您明天~~别~~来。

TT. sili ~~ete~~ kel~~misile~~.

从以上例句看，否定算子“别”的否定辖域改变影响句子的焦点成分，这两句的意思看起来相似，(7) OT 的意思“您不要明天来，在其他时间段来”；(7) OT 的意思“您不要明天来，我去找您，我就不让您来”，这种区别是因否定算子的句法位置不同而形成的。

3. 维吾尔语否定算子

维吾尔语否定算子的表现形式跟汉语有所不同，而且凸显句子的成分也有所不同。维吾尔语否定算子通过词汇、形态等手段来实现。维吾尔语表示否定的算子有词汇手段“emes”“joq”，形态手段为“-mA”等。

1. “emes”的焦点功能

在有些句子中“emes”强调的成分不是出现在“emes”之前，而是出现在“emes”之后的句子成分里。这类句子往往由两个部分构成，即...emes, peqet...。

(8) OT. ju tapta u baŋqini emes, peqet taŋniŋ patraq etifinila kytetti.

TT. 他只是在期盼黎明的到来。

强调“emes”前邻近成分，这种形式往往与语气词“-mu”一起出现，即“emesmu”，此时其强调的是整个句子。这种句式的“emes”是以否定形式的肯定。

(9) OT. buniŋda sizniŋ fidijiz bar emesmu...

TT. 因为纱巾上有你的血和气息……

“emes”强调突出的是一个实体，其后的一个或多个句子是关于实体某种解释。

(10) OT. bu tawuŋ emes, pytyn mejdandikilerni xuŋfalliqqa qozwıruŋı, pytyn mejdanni tewretkyŋı kyŋ bolup sezilmekte.

TT. 这不是响声，这是一种鼓动人心的力量。

反驳式地强调，即“X Yemes”。

(11) OT. turmuŋ fe’ir emes.

TT. 生活并不是诗。

(12) OT. turmuŋ fe’ir emes.

TT. 诗歌并不是生活。

例句(9) OT 和(8) OT 的“emes”出现的句法位置不同，所否定的对象不同，强调的成分也不同。

2. “joq”的焦点功能

“joq”这一焦点敏感算子有两种形式出现，一是先强调句首的某一成分，后解释相关原因；二是以“...mu X joq”形式出现，强调...mu 和 joq 之前的成分。三是以“GAn + i + joq”“Iŋ + i + joq”形式出现，强调话题之外的整个成分。

(13) OT. qorqutqunum joq, aldimizda rastinla bere dŋilxisi bar.

TT. 我没有吓唬你们，前面真的有野狼谷

(14) OT. qorqup ketken qizlarda yn selip jiwlikudekmu dŋyr’et joq idi.

TT. 姑娘们吓得 连哭的勇气都没有了。

(15) OT. meniŋ texi wiŋdanimni it jep ketkini joq.

TT. 我的良心没有被狗吃掉。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到，“joq”不受句法位置的限制，“joq”的焦点算子功能有特点，一是“joq”出现在句首位置，句子的焦点成分在“joq”后面的部分，如例句(13) OT；二是“joq”出现在句末位置，句子的焦点在“joq”前面的位置，如例句(14) OT 和(15) OT。

3. 否定算子“-mA”的焦点功能

维吾尔语的“-mA”附加成分能缀加任何一个动词构成该动词的否定形式。其强调突出的是缀加动在词前的成分，即动词的直接或间接宾语，或追加的动词。如：

- (16) OT. men joq, ajalim dƣezmen jırlıdı dƣumunlar, men bolmisam u ussul ojnımaıdu, ussul ojnımisa, h  r  p jırlajdu.
TT. 我不在，我爱人会哭鼻子的，我不在她不跳舞，不跳舞她会嚎啕大哭的。
- (17) TT.   en d  en bir fazaııf   demi i  ıge   y  p tinalmaj ketti.
OT. 陈阵看得半天喘不过气来。
- (18) OT.   lqut sawaqda  larnıı lırkh  a baj nax  lirıka i  ide t  ke   bol  a  , t  nıı bar  an   tebi  il  p, gyzell  p keti-watqan menzirilirige toımaj qarajtti.
TT. 听着学生们充满激情的歌声，艾力库提如痴如醉地欣赏着越来越美的自然风光。

语言的否定范畴与焦点之间存在内在的关系，否定算子所否定的范围可以是整个句子，也可以是句子的某一成分，其决定句子焦点的辖域，即句子的否定格式中所有可能被这个否定成分否定的词或结构构成否定辖域。这一辖域内的几个成分之内某一个成分是真正被否定，而且这一项目构成句子的否定焦点。

4. 汉维否定焦点算子对比

否定算子作为人类语言普遍具备的功能范畴，是语言共性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从类型学视角看，无论孤立语、黏着语还是屈折语，均发展出了适配自身语法系统的否定算子编码方式，但其实现路径、形式表征与句法分布却呈现出显著的谱系差异。汉语与维吾尔语分属汉藏语系与阿尔泰语系，前者为典型孤立语，后者为典型黏着语，二者否定算子在语音变化、成员数量、形态变化、语法范畴等维度上的差异，集中反映了两种语言类型在否定功能编码上的不同演化路径(参见表 2、表 3)。

Table 2. Chinese and Uyghur negative focus operators expression
表 2. 汉维否定焦点算子表达式

汉语	不 + V	别 + V	没 + V
维吾尔语	V + mA	V + mA	V + mA

Table 3.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Uyghur negative focus operators
表 3. 汉维否定焦点算子对比

	呈现形式	形态	语素性质	否定词的数量	否定算子的位置
汉语	副词： “不” “没” “别”	不 + V、别 + V、 没 + V	自由语素	3 个	V 前
维吾尔语	形容词：joq, em��s	-mA	非自有语素 (黏着语素)	2 个	V 后

5. 结语

本文以否定焦点算子为切入点，对汉维否定的表达机制进行系统对比，可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否定算子为人类语言所共有，但实现方式因语言类型而异。汉语属分析型语言，以“不”“没”“别”三个自由语素型否定副词构成否定系统，算子位于动词前，靠词汇选择区分否定类

型；维吾尔语属黏着型语言，以“joq”“emes”及否定词缀“-mA”构成否定系统，算子以黏着语素形式后置于动词，靠形态变化实现否定。

其二，汉维否定算子呈“多与一”的映射关系。汉语“不”“没”“别”三分的否定功能，在维吾尔语中主要由“-mA”一个词缀承担，否定表达由词汇手段转向形态手段；汉语否定焦点依赖词项选择与语序，维吾尔语则依赖词缀与韵律的协同实现，体现了二者焦点标记策略的根本分野。

其三，从数量与语素性质看，汉语否定算子数量较多且均为自由语素，维吾尔语数量较少且以黏着语素为主，这印证了孤立语与黏着语在否定范畴上的类型学差异。汉维否定算子于共性中的分工互补，可为语言类型对比及第二语言教学提供理论参照。

基金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才发展基金“天池英才”引进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224ZZQRCXM/666211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Rooth, M. (1992) A Theory of Focus Interpretation.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 75-116. <https://doi.org/10.1007/bf02342617>
- [2] Krifka, M. (1992) A Framework for Focus-Sensitive Quantification. *Seman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2**, 215-236. <https://doi.org/10.3765/salt.v2i0.3024>
- [3]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4] 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
- [5] 石毓智. 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1.
- [6] 玄玥. 焦点问题研究综述[J]. 当代语言学, 2002(4): 35-43.
- [7] 丁剑仪. 汉语否定句中的焦点关联[J]. 现代语言学, 2024, 12(4), 118-124.
- [8] 葛宏伟. 现代汉语否定焦点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8.
- [9] 哈米提·铁木尔. 现代维吾尔语语法[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7.
- [10] 力提甫·托乎提. 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11] 力提甫·托乎提. 论维吾尔语否定成分-ma-/me-的句法特性[J]. 民族语文, 2011(6): 30-39.
- [12] 易坤琇. 现代维吾尔语 bar、joq 的词性及用法[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4): 81-86.
- [13] 徐江, 许萍. 现代维吾尔语否定构词语素、否定词的意义与表达[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41(3): 150-153.
- [14] 再娜甫·尼牙孜. 论现代维吾尔语中的 emes 一词[J]. 民族语文, 1992(5): 58-60.
- [15] 吐尔逊·卡得, 袁生武. 维吾尔语歧义否定句的语调及韵律特征[J]. 语言与翻译(汉文版), 2017(1): 39-46.
- [16] Tohti, L. (2025) The Generative Grammar Theory and Studies on Altaic Languages.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6**, 321-352. <https://doi.org/10.1075/alal.25005.toh>
- [17] 郭艳婷. 汉维语双重否定句的对比研究[J]. 中国民族博览, 2021(23): 128-130.
- [18] 曹春梅. 汉语维吾尔语否定句的分析和对比研究[J]. 语言与翻译, 2005(3): 19-22.
- [19] 闫新红. 论维、汉语否定结构之异同[J].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06, 27(1): 65-67.
- [20] 石甜甜. 汉维否定句对比分析[J]. 中国民族博览, 2018(8): 127-128.